

三聘姑娘

〔泰国〕陈汀 著

HUAWEN



海外华文文学丛书



三聘姑娘

〔泰国〕陈 仃 著

鹭江出版社

三聘姑娘

【泰国】陈 仃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东区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6.125印张 2插页 126千字

1987年10月第1版

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 000

ISBN 7—80533—029—8/I·19

书号：10422·56 定价：1.35元

总 序

中国走向世界了。我们如饥似渴地想了解整个地球，我们尤其想了解居住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华人：他们日常是怎样生活，喜什么憎什么，心目中憧憬什么和为什么而苦恼着。尽管国籍不同，总归都在用几千年前老祖宗留下的方块字写着文章。他们是怎样运用这古老文字来刻画人物，表达情感的。

这就是鹭江出版社出版这一丛书的主旨。

国界是政治上的分水岭，十分森严。然而岭下涓涓流着的江水可不那么受约束。正如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照样可以流往北美和大洋洲一样，屈原、杜甫以至鲁迅也随着千百万华族人口的迁徙而流到东西半球，尤其是大门口的东南亚。每到一处，它就结合当地的社会现实和写作者的机智，形成独立的崭新的文学。这些文学都各有自己的特色。我们肯定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。这就叫交流吧。

现在讲国际文化交流。我看，世界各地用华文写作的朋友首先应当交流起来。

愿这套丛书朝着这一健康有益的方向大力推进。

1987年5月14日于北京

海外华文文学编委会

主 编：庄明萱

副主编：潘亚暎 陈贤茂

编 委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王聪文 云 鹤（菲律宾）

庄明萱 陈贤茂

贺兰宁（新加坡）黄重添

岭南人（泰国）潘亚暎

顾 问：萧 乾

楔 子

有一天，我到三聘街去找一位朋友。谈话之间，他妹妹放学回来了，她看见了我欢喜地叫道：“三哥！”我比她哥哥大，她哥哥排行第四，而她又只有三姐，所以叫我三哥。

“我有一本日记，给你看，同时请你替我改一改！好吗？”

“行！”我爽然地答应了。

她便到楼上把日记拿下来给了我。份量可不少。她说这是她积了三年所写的，所以才这么厚。

“很好！希望你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女作家！”我拉了她一下辫子说。

回到家里，打开来看，起初觉得平平淡淡地，但是看了几篇之后，我渐被吸引了，以至不得不一口气读到深夜，把它读完。这女孩子今年才十八岁，她的写作能力还不太好，叙事不太完整、议论也不太有系统，但是我却听到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的真实话，她讲了很多零碎的生活小故事，讲到她姐姐和邻家姐妹们的恋爱结婚的故事，讲了很多封建残余制度压迫下婚姻不自由的事，又讲到自己家庭的琐事和别人的一些家庭纠纷。她对每件事都发表感想和意见，有时娓娓而谈，谈得很婉转动人；有时却气得面红耳赤，好象要打

一顿才痛快似的；有时又很调皮，讥讽这个，嘲笑那个，好象只有她一个人最正确；有时又很认真地批评自己，不该做错了什么小事，懊悔得就要哭起来。

我觉得她日记里有很多很好的题材，于是我根据这些题材再加上自己过去亲自看到的、听见到的，全部组织起来就写成了这篇小说。

这篇小说名为“三聘姑娘”，并不就是说我已经能够很好地把三聘姑娘的典型性格写出来了。而是因为我写的的确是一些三聘姑娘的故事；把日记送给我看的这位小妹妹，本身不正是一个三聘姑娘吗？

能够写得成这篇小说，不得不归功这位好小妹妹：谢谢这位可爱的三聘姑娘。

一 兴记号的喜事

湄南河水流向一世皇桥。

与湄南河并行的是嵩越路，这条马路上车辆也象流水一样，整天川流不息。

与嵩越路并行是三聘街——

三聘街是一条古老的旧式街道、两旁商店栉比林立。店面相对不过咫尺，屋檐伸接，把街面上空几乎遮盖满了，所以街中阳光显得不大充足。商店和街道同样的古老，然而这里却摆满了现代文明的货品，都是资本雄厚的大批发商。街

中交易很忙，老虎车骨碌碌地往来滚动，充满着一种喧嚣的市声。

兴记号的门楣上，今天挂上了一领“八仙过海”的大红彩眉。

平时喜欢穿一条短内裤，赤着上身，抱着饱满的圆肚子坐在店前监督生意的兴记头，今天特别穿了一条黑艳艳的绫裤和一件白丝的唐装衫。他照旧坐在那只酸枝柴椅上，有时用一粒小小的烟团擦擦牙齿，有时习惯地摸着他的大肚子，抑制不住他内心的一股喜悦，时不时嘻开了嘴皮，显的很乐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兴记头是该欢喜的，今天正是他家姑娘订婚的良辰吉日。整条街的人都知道这件事，不少人老早在等着看热闹了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一辆大型的“标域”轿车在街口停下来。车门开处，钻出一个穿黑绸裤西装外衣的头家人物。

随后，衔接而来的两辆轿车跟着也停下来。头家指挥着人把漆得鲜红的大花盛搬下来，就带头迈开阔步，六担满装着礼物的大花盛紧跟着他走，威风凛凛，浩浩荡荡地直趋兴记号。

兴记头打着笑脸早等在门边迎接了

“兴记老呀！恭喜，恭喜！三舍的订婚礼物来了！”来人以媒人的身份先开了口。

“好话，好话！”兴记头笑开了，把烟团从口里拿下来放在耳朵上那个天然的“烟碟”里。“劳驾，劳驾！木盛

兄。”

兴记头把他高贵的客人招待到帐房边的会客桌坐下。六担花盛跟着进来，停在桌边地上，等他检阅。兴盛头瞥过了一眼，把手一挥道：

“送到里面去！”

内室里面，二奶同一班亲朋戚友的婆娘们早就等待检阅了。一看见六双花盛抬了进来，喜得心花怒放。立刻展开嗓子尖锐地喊道：

“秀珠，秀珠！下来，快下来！”

说着抢步走过去预备揭开第一担花盛的盖子。一班婆娘们也象潮水一般，一下子都跟着涌过去。

就在这时，从门外冒冒失失地又闯进一个老妇人来，她是住在兴记屋后厝仔的翘嘴姆。翘嘴姆一进门就忙不迭地向二奶道喜：

“欢喜呀！二奶。大姑娘有人家了！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我们是老厝边，宝珠从小到大我一岁一岁地看她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二奶不等她说完就喝住了她。两只眼睛一睁，面孔一拉，厌恶而厉声地说，“顺顺，顺顺！大吉利是！七早八早就来说好话！”

“你不要乱说！”另外一位女嘉宾跟着帮腔斥责道。

“谁说是大姑娘订婚？告诉你，是二姑娘！枉你吃到这么老，吃掉米！说话也不看日子。还不去买金花红绸来赔罪！”

翘嘴姆自知不是，吓得面色苍白，连连赔罪道：

“是，是。二奶请你别生气，是我老不成种的不对！臭

嘴！”翘嘴姆碰了一鼻子灰，连忙趔了出来。

“老衰物！”二奶悻悻地朝她后面下死劲地瞟了她一眼，脖子一扭，咒了一声。面带余怒再重新走过去掀盛盖，她迅速把那只放在漆盘里的盛戒指的精致盒子拿起来，把盒盖轻轻一掀，光采立刻照耀了她的满面。刚才一切不愉快的气氛都一扫而空。

“钻戒指！好大的钻戒指！”一群婆娘们吃惊似地齐声嚷道。后面看不到的就拚命要冲上来看。

“阿香，阿香……把我的花眼镜拿来！”二奶叫道。

阿香立刻把眼镜送上，二奶带上了眼镜，拈着钻戒把它拿近鼻尖端详了一会儿，又把它拿开来，把眼镜挪在鼻尖上，远远地欣赏。一会儿左，一会儿右，不断的转换欣赏的角度。

“钻水真足啊！”大家好象都是行家似地下了评语。

“对了，让我叫阿茂，拿去评一下。”二奶忽然把那两条精灵的眉毛一扬道：“阿茂呀！阿茂。”她立刻高声叫着走了出来。

阿茂是二奶的胞弟，也就是兴记号的全权廊主。这时正坐在账房里打算盘。二奶姓陈，街市人来往商号为了对阿茂表示尊敬，都叫陈国舅，或叫他舅爷。

“阿茂，”二奶走到他面前道，“这粒钻戒指，拿去给对过的璇行廊主帮助看一下。快点！”

舅爷抬起了他的国字脸，把浓黑的粗眉毛向上一拉，哼了一声，算是答应，把钻戒拿着走了。

看着丈夫同木盛头在谈话，二奶就走上去打招呼，

034886

“木盛伯，今日劳累你这个大媒人了，到时一定叫秀珠多敬你一杯酒！”

“好话，好话。感谢阿嫂！”

搭讪了一会儿，舅爷已回来了。

二奶急不及待地问：

“廊主怎样说？”

“廊主他说是正式是好钻！足足四卡拉重，值邇币五万铢！有多无少！”舅爷把戒指交还二奶说。

“拿来我看一下！”兴记头一听不禁震动地说。

二奶欣然地交给了丈夫。

兴记头睁大眼睛端详了好一会儿，不禁咂舌赞叹道：

“唉！这点小东西，想不到这样值钱！”说着把它交还二奶。

二奶高兴得要飞起来似地走进了内室。

“璇行的廊主说，正式是好钻，曼谷要找第二粒也难。四卡拉，值五万铢！”

一班婆娘听得咋了舌。于是有人问道：

“二奶，姑爷是什么人？做什么大生意呀？”

“啊，他吗？姓李，澄海李。李合隆。李合隆的三舍，街市人谁不闻他的名？金行、银行、保险都有他父亲的份！”是二奶的一位近亲娘儿代答的，口气充满了骄傲，好象他自己也分到了一份光荣似的。

“二奶真福气，找到一位金龟婿！”

“可不是，打破了铜锣，找遍全曼谷，恐怕再难找到第二个这样好的一位女婿了！”

二奶被捧到了天上去，喜得骨头都松了。

“她们是自己恋爱，再由双方父母主婚的，是木盛米行的头家做的媒。”她说。

“媒人也是好名好色啊！”连媒人也咸与受奖了！

“秀珠呀！秀珠！”这时二奶又抬起头来喊道。“你怎样还不下来？”

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有节奏的高跟鞋声。

“看！二姑娘不是下来了么！”娘们嚷道。

“妈！”二姑娘在半梯停住了。她打扮得华丽极了，放眼看过去，就象一只开屏的孔雀，光彩灿烂。她电得一头蓬发的短头发，穿一身新制的衣裙，很阔很长，胸部袒露得不能再袒露了。颈子上一串短项练，丁丁东东地吊满了珠子，满身发射出一派珠光宝气。她站在半梯上媚笑着，就象一位美丽的天仙，站在云端，叫人羡慕崇仰她。

“快下来，看这个！”二奶把钻戒高举给她看。

二姑娘大约觉得炫耀够了，就洒脱地走下楼梯。从她妈妈手里接过了钻戒，立刻套上右手的无名指，摊开那擦得红艳艳的五只纤纤玉指，自己欣赏着，也叫别人欣赏。

二姑娘被大家紧紧地包围住了。有的研究她身上的布料值多少钱，有的研究她的项链是那家金行买的……。

“二姑娘，欢喜呀！欢喜你做得这门好亲，嫁得一位这么有钱的好姑爷！好福气啊！”那些婆娘们欣赏满足了，似乎要付代价似地就向二姑娘开始说好话祝福她。

“感谢诸位阿婢、阿姆、阿姑、阿姪大家的好意！”二姑娘大方而老练地答礼，她的眼睛喜悦而明亮，她笑得象一

朵春日里盛开的玫瑰花。

“二姑娘打扮起来就象一个红毛姑娘，要是在街路上遇见，我真认不出来，不敢打招呼呢！怕二姑娘要嫌我老人无用，全然不晓理了！”

一个老婆子眨着一双老花眼挤上来说。

“是嘛？”二姑娘似乎不信地反问了一声，她很满意这个老婆子的夸奖。

“是呀，二姑娘太美丽了！就不知道姑爷生来怎样？”有的娘们由此又把兴趣拉到姑爷身上了。

“二姑爷吗？”昔先那个自称认识李三舍的近亲娘儿又抢出来答话了，“真是天生一对。三舍人生得高高的，白白的，鼻凸凸长长的，和电影里的红毛小生，就是同一个模印出来的！”

“啊！二奶，二姑娘，喜欢，喜欢得个红毛子婿！”有谁听了打趣地补充上了这一句。

于是满堂的娘们都齐声哄笑了起来，二奶和二姑娘也很满意地笑着。

只有一个人不笑，这个人自起始至现在，很少说话，静静地冷坐在壁角里的酸枝柴太师椅上。她是兴记头的同胞姐妹，今年六十岁左右了，大兴记头两岁。这时她老人家有点不耐烦地开口了：

“阿二呀！”她这样地称呼二奶。“宝珠呢，怎么没看见她？”

“大姑！”二奶连忙翻过身去把声音尽量装得恭敬点答道，“在楼上。大姑要见她是吗，我叫她来！”

大姑母把眼睛轻蔑地一眯，代替了答话。

“阿香，阿香！叫大姑娘下来！”二奶转身吩咐道。

“大姑娘听说她头痛，早上到现在还睡在床上。”阿香报告说。

“罗嗦什么！叫你去叫她就去叫。大姑要见她！”二奶把手一挥，口吻有点负气。

“是呀！大姑娘的身体也真困弱，叫她应该多吃一些补药呀！”于是又有的婆娘要讨好大姑母和大姑娘似地转了话题。

“补药吗？有的是！”二奶答了一句，是不高兴的腔调；她下句没出来的是：“只怕人家不吃而已。”

“对呀！大姑娘年岁也不少了，也该找一家亲才对！大姑，二奶也该出来主意这件事了。”不知道又是那个不识相的婆娘们突然提起了这问题。

“宝珠的婚事吗？”大姑母借题发挥道。“是她自己不中用，怨她不会同人家一样文明，会交际，会自由恋爱！”说着她又眼睛一眯。

二姑娘觉得这话中有刺，但是她耸了耸肩膀，冷笑了一下，转过身去擦她的指甲。表示她的高贵，不屑同这样一个不时宜的老婆子争辩。

二奶也知道大姑母话中有骨。她恨恨地偷偷瞟了大姑母一眼，吞了一口口水。

“婚姻的事，免烦恼哪！时到花自开！”有些识相的娘们赶快把话拉开。

“妈！大姑！”人群后面有人轻轻叫了一声。

大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下来了，不是她开口，大家还不知道呢。

大姑娘穿着黑裙白衣，面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面上虽然露出笑容，但很容易令人看出来是强挤出来的。

“姑母，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我仔，我肉，宝珠呀！阿姑想念你哩！”姑母红着眼眶说。“几个月不见了，为什么瘦得更厉害了！”她开始用衣袖揩擦眼睛。

“不会，一样的，姑母！”大姑娘轻轻否认了一声。

“你母亲死的时候，你是十七岁。她临死，吩咐又吩咐，吩咐我看顾你。她最不放心的不是你，她怕你受人欺负。但是姑母离你太远，自己山巴有生意，不能常来看你。说起来真对不住你母亲。”姑母歇斯底里地说到最后，竟呜咽起来。

大姑娘不禁也被她说得流起眼泪来。

“宝珠。”大姑母擤了一腔鼻涕后又说：“你贤惠，你和你母亲一样贤惠！凡事你看开些，身体要紧，终有一日苦尽甘来。……”

“姑母，你，你别说了。”大姑娘忍住哭劝道。她明白说了也没有用，只能够使人增加反感和怨恨而已。

二奶和二姑娘觉得大姑母的每句话都是一支刺，向她们针针刺来。本想回击一下，但看在今天是自己的吉日，又是丈夫尊敬的胞姐，闹起来不好看。只好忍住性子不发作。

听见大姑娘这样说，立刻有一个娘儿出来打圆场了：

“是，还是大姑娘说得对。今天好时好日，应该欢欢喜喜

喜才对，有什么事慢慢再谈！——大姑，喝杯茶！”

姑母好不容易把情感抑制了下来。

“啊，对了！四姑娘为什么没有看见？”话题到此又是一转了。

“佩珠读书去了！”二奶答。

“啊呀！今日是什么日子呀！还读书。四姑娘未免也太勤了！”

“我也是这样说。”二奶说道。“叫她休息一天，不听，一定要去。说读少了赶不上别人！”

“书呆子！骗人就不曾读过书的样子！”二姑娘不满地随着咕哝了一声。

“四姑娘读什么书？”

“和平后读总商会的中华中学。唐人书读完了，现在是读邇文。”二奶答。

“街市人谈起兴记，谁人不称赞兴记号儿女四人，个个识字识墨。大姑娘会算数交银；二姑娘会邇文英文；三舍^①也是一样。四姑娘正在读书，总之将来也是贤人就是。”那个近亲的婆娘翘着拇指说。她总是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捧二奶的场。

“感谢众人的好话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——请众人食糖饮茶。请，请！请呀！”二奶欢喜地谦逊着。叫阿香把喜糖搬了上来。

大概好话也差不多说完了，这一群多嘴的娘们，嘴巴才转换了活动的方式饮起茶吃起糖来。

① 潮汕方言，即“少爷”——编者注。

外面的木盛头和兴记头这时也谈得颇为投机。

“真是天生一对，佳偶天成，鸳鸯成对，鸾凤和鸣，明珠美玉，珠联璧合……”木盛头一口气似乎要把世界上的好话都说尽。“街市伙，大家谈起这门亲事，人人翘第一指。门风太相对了。二家亲家要是以后有相有量，做什么生意呀！保家所向无敌！打平商场归一统！”木盛头抽着吕宋烟说。

“好话，好话。”兴记头客气地说。这句话直说到兴记头的心坎里去，他乐滋滋地。

“木盛兄，你的米生意呢？行情岂好？”兴记头也找话问问他，表示对木盛头的生意关心，以答谢他的好意。

“唉！不要说就是！生意到现在破局了。难做，难做！”木盛头摇头叹息。可是看不出他丝毫的哀愁，这是一种公式的应酬话。他放下吕宋烟，喝了一杯茶，前前后后望了又望。

兴记头怀疑他要找谁，正待发问。但木盛头先开了口：

“三舍呢？也好给他做门亲了！”

“唉！绍基吗？这个狗种仔，就知道看戏游街，一日走飞飞，要拿钱才看见人。生意完全不经心做！做亲？慢点！”兴记头有点烦恼地说。

“后生人都是这样的。”木盛头劝慰地说。

“我也做过后生人！”兴记头拿下烟团说。“但是相差真是天和地，我一日拼生拼死，一个丁凉水也不敢喝，俭生俭死，正开成这家纱布铺。这个狗种仔呀，好食懒做，大开大使！钱银看做大砖头！”